



念師恩

文／總編輯 沈戊忠

9月底，我懷著感傷的心情前往台北第二市立殯儀館參加恩師于俊教授的告別式，在告別式中看到幾位于教授的老同學均已垂垂老矣，更感慨歲月消失之快。

時間拉回34年前，1978年9月，台北榮民總醫院裝置台灣第一部電腦斷層攝影掃描儀（CT，全世界首部CT於1970年在英國溫布敦宣布，1971年在北美放射線醫學會正式發表，隨即進入醫療市場）。于俊教授當時是台北榮總放射線部主任，這部CT就是由他負責採購的。

由於CT剛推出，大家對它都不了解，因此于教授在採購前還特地跑了一趟美國，訪問幾家已裝機的醫院，以便決定要買那一類型的儀器。他參考多位專家的建議之後，買了第2代CT，而不是最新的第4代CT，因而曾引起一些質疑，可是很快證明他的決定是對的。第2代CT的機型比較成熟，故障率低，保養費也便宜，據說同時間澳洲有一家醫院購買了第4代CT，裝機後一直在故障、修理。

追憶與于俊教授的淵源

為什麼說到于教授與我的關係，會扯上CT呢？話說1977年我自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畢業時，第一志願就是要做放射科。儘管35年前的放射科非常不發達，只有普通X光及腸胃鋇劑檢查、血管攝影等，尚無CT、超音波，我卻對放射科情有獨鍾。可是因為放射檢查不發達，許多醫院都只有一兩位放射科醫師，而且僅台北榮總辦理公開招考，我寄了應徵信函之後，音信杳然，連被面談的機會都沒有。後來打聽才知道當時台北榮總招住院醫師除了國防畢業生之外，私立醫學院以北醫、高醫為優先，中國、中山的畢業生常被排斥在外。

既然不得其門而入，我只好去做內科。1978年6月，我以第1名考進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內科，但只做了6個月。原因是我父親轉給我一封以毛筆寫的信，原來長庚醫院創院了，以極優厚條件招收住院醫師，許多醫師都轉而投效長庚，台北榮總放射線部4位第1年住院醫師也全被長庚醫院挖角。第1年住

院醫師一下子跑光，最需要人力的腸胃鉗劑檢查沒人做，值班也出問題，因此就把擺在抽屜的去年應徵信拿出來，由部主任于教授一一親筆寫信徵才。我接到信，真是喜出望外，翌日馬上請半天假去台北榮總面談。

與于教授見面那短短幾分鐘的情境，至今仍清晰地藏在我的腦海裡。當時是由一位科主任先與我面談，但他說最後還是要由部主任決定。他帶我去CT檢查室，當時CT剛裝機，于教授幾乎每天都待在CT室裡，督促儀器趕快上軌道。他很慈祥的笑著問我：「你確定對放射科有興趣嗎？」他指著CT說：「這是最近醫學史上最突破性的儀器，你在醫學院讀書時，台灣還沒有這種儀器。有了CT之後，未來的放射科將有更寬廣的發展，希望你好好做下去。」前後大約只10分鐘，于教授就決定錄用我，而這10分鐘，改變了我的一生。

年輕時跟隨恩師學習的歷程

我由內科轉放射科之後，終於知道這就是我真正想要做的科。于教授每天下午會帶領所有的住院醫師做教學，當時除了神經放射科獨立之外，其他所有腹部、胸腔、心血管、骨骼放射科全混在一起，通常是由資深的住院醫師把當天較難判讀的片子，擺在看片箱上，等部主任來講解，從中可以學到很多。另外，每週有一天的晨會是由于教授主持，而由住院醫師輪流準備片子，大約要準備二大三大病例（所謂「二大」是指有做血管攝影或CT的病例，「三小」是指只照普通X光的病例），再由其他住院醫師輪流解說分析。

于教授是位要求嚴格的老師，輪到準備片子的住院醫師必須很認真地挑選有教育性的片子，而且不能炒冷飯，分析片子的醫

師也要講得有條理有邏輯才行。雖說要求嚴格，但其實我很少看到于教授罵住院醫師，有時住院醫師把片子分析得太離譜，他就說再回去多讀一點書，多看一些片。幾十年來，台北榮總的放射科醫師都是在這樣的模式下訓練的。

在我快結束第2年住院醫師時，于教授榮升副院長，因公務繁忙，比較沒有時間指導住院醫師看片，但每週一次的晨會仍未缺席，這也成為年輕住院醫師唯一能與他連繫的機會。由於年齡的差距，以及他地位愈來愈高，因此他與我們這些小住院醫師是有一些距離的。可是有一次我在台大參加一年一度的放射線年會，上台發表了一篇論文，內容是整理台北榮總近幾年來小兒科病人腹部腫瘤的影像發現，會後他主動找我並稱讚說：「你講得很好，而且材料收集得很齊全，連我也不知道本院竟然有這麼多精彩的病例。」他又說「你可以試著把這些材料寫成論文！」這對我真是很大的鼓舞！

完成了編寫教科書的大夢

隔年在放射線年會會場，我與于教授剛好都坐在後排的位置，中間休息時，我初生之犢不畏虎地對於教授說：「去年您叫我多收集資料寫論文，我已經寫了兩篇，快要發表了。但是我發現台北榮總的教學教材實在太豐富，台灣缺乏中文版的教科書，我們是否能以醫院的材料來編寫教科書？」他說科部常有人提出這個想法，但就是缺乏編輯人才，所以一直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我說我在大學時曾編過校刊，我可以做編輯工作。後來開科部會議時，于教授就宣布：「我們來寫教科書，用的是醫院的材料，沒有版權問題，授權給沈醫師編輯。」

於是就在第4年住院醫師兼總醫師最忙碌的一年，我傻傻地承擔起編寫一本教科書的大夢。當時我對泌尿系統最有興趣，收集的材料也最多，於是由此著手去做。在30年前，要編寫一本書相當困難的，因為放射科是以影像為主，白天工作忙，我晚上就得熬夜拍照片、寫文稿，除了自己寫，也要催促其他主治醫師的進度，但因我只是住院醫師，不敢逼大家寫。半年過去，于教授問大家進度如何了？結果竟然只有我能交出成績來。于教授說，這就是編寫教科書不容易的地方，雖然有滿坑滿谷的材料，但說容易，要做卻很難。

至今我都很難想像當年年輕氣盛的我是如何獨自撐下去的。1年之內，也就是在我擔任總醫師最忙的時候，我完成了《泌尿系統放射線診斷學》一書，並由于教授及當時的放射線部主任張遵教授掛名，在1983年出版了台灣第1本以國內教材編寫的教科書。再過兩年，于教授就被徵調去陽明醫學院擔任第2任院長（校長），而我也完成住院醫師訓練，並轉到剛成立的台中榮總服務。

值得珍惜一輩子的師生情誼

于教授與張遵教授的年齡比我父親大兩歲，因此除了師生之情及部屬關係之外，我一直把他們當成父執輩。我在台中榮總及後來回到母校附設醫院工作這二十多年來，每年農曆春節都會打電話向他們請安。他們退休之後，仍持續參與放射線醫學會活動，儘管年事已高，但身體大致仍硬朗，在醫學會也就是跟我們這批老學生最有話談，因為較年輕的醫師與他們的距離及代溝愈來愈大。歲月不饒人，這批歷經戰亂的醫界老兵，就如同我的雙親一樣，逐漸老邁，乃至凋零。



我現在跟放射線部的年輕醫師也有類似的情境。最近10年，我一直非常忙碌，相繼兼任學校的醫學系系主任、醫學院院長，3年多前又擔任醫院的副院長，雖然我仍努力維持放射線學門的專業，每天都撥出時間打了不少CT、MRI的報告，也親自為實習醫學生（clerks、interns）教學，但能夠教導住院醫師的時間相對減少很多。

其實年輕醫師學習能力很強，大部分知識及技巧都要靠他們自行花時間吸收與磨練而成，而這種終身自我學習的精神才是最好的成長之道。主治醫師能教的只是一些基本知識，以及關懷他們，並傳授一些經驗而已。這次參加于教授的告別式之後，更加強我要多抽些時間陪住院醫師一起成長的決心，我告訴自己必須扮演好role model的角色，好好做為他們學習的榜樣。☺